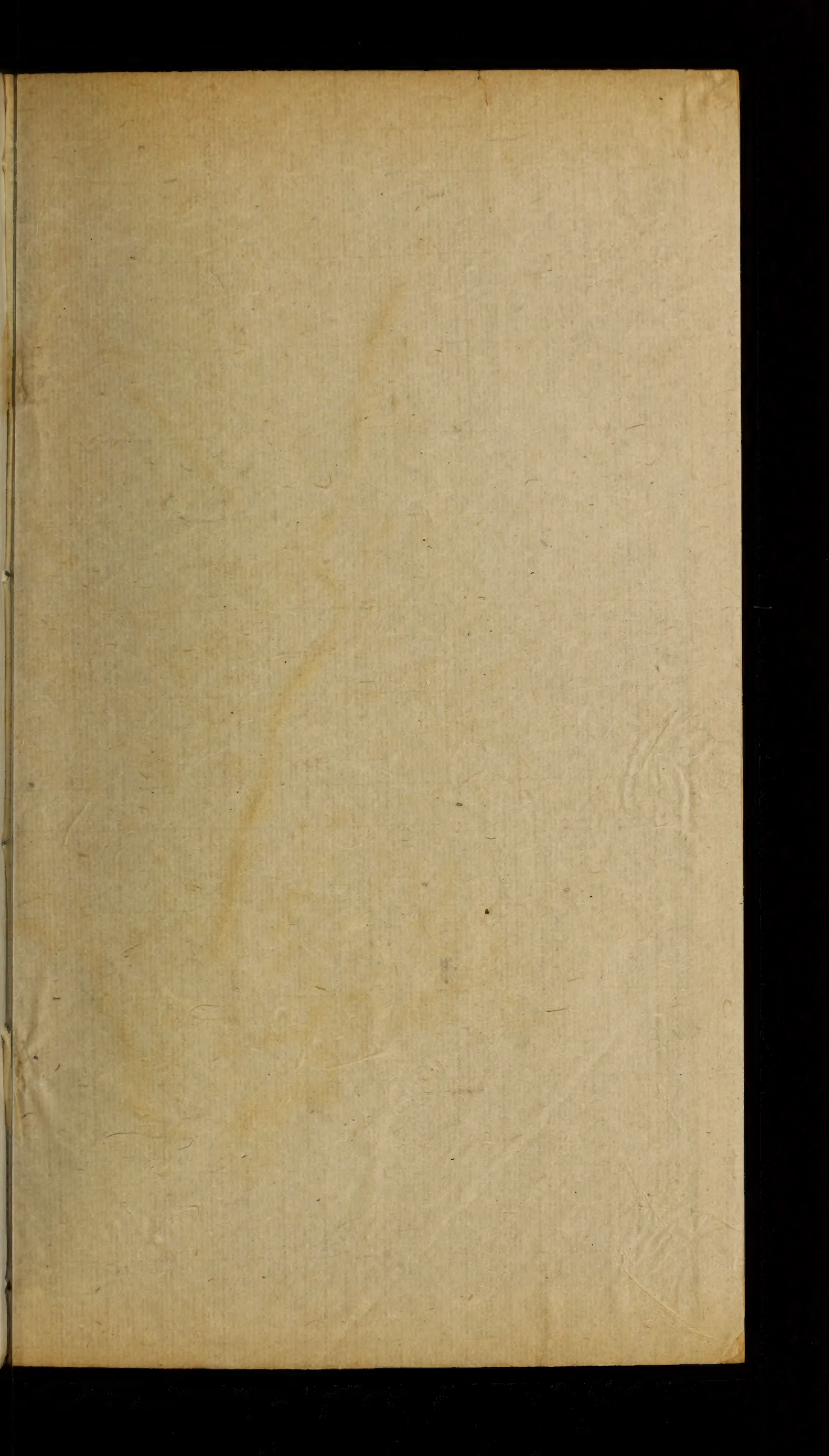

LIBRARY
JAN 14 1974
UNIVERSITY OF TORONTO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隋紀

煬帝

綱　己巳五年。春。正月。改東京見上卷二八。爲東都。綱　禁民閒兵器。見上卷十二書法。目　鐵叉搭鉤穳鑽小矟。刃之類皆禁之。綱　三月。帝巡河右。即河西。見上卷六。夏四月。遣兵擊吐谷

此魚藻之義

渾。見上卷三十。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綱冬。十一月。還東都。綱殺司隸大夫薛道衡目道衡以才學有盛名。自潘州賀實云求詳洛葦刺史召還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詩小雅魚藻篇刺幽王也言魚以依藻為得其性今王政教衰羣生不得其所故思古之武王煬帝謂道衡之頌高祖是亦思武王之義拜司隸大夫。將罪之。司隸刺史房彥謙勸以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御史大夫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意

陳百戲于端門

酒食不取直

繒帛纏樹

殺之。

綱 庚午六年春正月。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目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自是歲以爲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戈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價也紿。臺上聲詒也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閑人聲慧也者頗覺之。見以繒情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

如江都

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憨不能答帝稱裴矩(見上卷末)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

[綱]三月帝如江都(見上二九卷)

[綱]除榆林太守張衡名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

[目]初張衡諫營汾(焚)陽(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宮(大業四年夏四月營汾陽宮)帝意不平乃出爲榆林(見上卷三十)太守久之敕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素之子)使至江都衡謂之曰薛道衡眞爲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頓舍)具(供具)帝怒除名爲

徵高麗王入朝不至

民以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譎詐。有口辯。頗涉書傳。好兵法。習律令。帝數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顏色。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

【綱】冬。十二月。文安今直隸順天府文安縣。侯牛弘卒。【目】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弟弼酗虛去聲。醉怒。酒射石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綱】徵高麗王元入朝。不至。【目】帝之幸啓民帳見上卷三一也。高麗東胡國名。本箕子所封朝鮮地。今爲朝鮮國。使者在啓民所。啓

帝自將擊高麗

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使牛弘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

【綱】辛未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

【目】帝御龍舟渡河。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即順天府）總管元弘嗣往東萊（今山東萊州府）海口。造船三百艘（搜。船之總名）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疽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

底柱崩

知世郎

無向遼東浪死歌

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倉名。在直隸大名府濬縣。）及洛口（亦倉名。見上卷三十。）諸倉米。舳艫（見上卷二九。）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去聲）天下騷動。【綱】冬。十月。底柱（山名。在河南河南府陝州城東四十里黃河中。禹貢東至于底柱。石形如柱。故名。）崩。【綱】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書法】（書兵起何。賊廣也。自是凡起兵者。書擊。不書討。書殺。不書誅。）【目】是時百姓窮困。始相聚爲羣盜。鄒平（今山東濟南府鄒平縣。）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在濟南府長山縣。）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古郡名。高麗地屬焉。今盛京。）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

長樂王竇建德後改號夏

者多往歸之。漳南（漳水之南。在直隸順德府平鄉縣。）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征士。縣令笞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謂曰：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爲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質實云：未詳處所。）中爲羣盜。時鄃（鄃。今山東東昌府夏津縣。）人張金稱聚衆河曲（今山西太原府河曲縣。）蓨（條。今直隸河間府景州。）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今東昌府恩縣。）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

九軍大敗而還。

自稱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公。以建德爲司兵。頃之。安祖爲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爲之致死。

綱 壬申。八年。春。正月。遣諸軍分道擊高麗。

綱 三月。諸軍度遼水（源出遼東行都司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境南流經鐵嶺瀋陽廣寧三衛境。又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擊敗高麗兵。遂圍遼東。（見上）

綱 夏六月。帝至遼東。攻城。不克。

綱 秋七月。將軍宇文述等九軍。大敗於薩水（在遼東都司城東北五百六十里。鴨綠江東。平壤城西。）而還。（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

綱 九月。帝還東都。慰撫使

張衡臨死大言

帝復自將擊高麗

劉士龍伏誅。諸將皆除名。【綱】殺張衡。【書法】書張衡何。親行弒逆者也。曷爲不書伏誅。所以蔽罪於楊廣也。然則不具官何。衡嘗除名矣。【目】衡既放廢。（二見上）帝每命親人覘（覘平去二聲窺視也）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見上卷二七尹氏斷）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綱】癸酉九年春。正月。命代王侑留守西京。【目】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綱】二月。復宇文述官爵。【綱】三月。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目】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奚　小鼠　鼠也）

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而行命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侗守東都【綱】夏四月帝度遼水遣諸將擊高麗【綱】六月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目】玄感（素之子）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蒲山（質實云縣名未詳處所）公李密（襲父蒲山公爵）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illegible]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玄感等曰汝等

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爲深交。初玄感以朝政日紊。與諸弟潛謀作亂。至是帝命玄感於黎陽（今直隷大名府濬縣）督運。六月。玄感入黎陽。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踊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先是玄感陰遣名李密。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今直隷順天府）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計○今順天府大興縣）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

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會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隋西京今陝西西安府）四塞（四面有山河之固）天府（天所造之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郡關中今西安府長安縣）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

以李淵爲弘化留守

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圍東都綱帝引軍還還宇文述來護兒等擊楊玄感綱秋七月楊玄感引兵趣（趨）潼關（在河南河南府閿鄉縣○閿音焚）八月宇文述等追之玄感敗死綱以唐公李淵爲弘化留守目帝以衛尉少卿李淵爲弘化（今陝西慶陽府）留守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見三三卷五）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綱

空梁落燕泥

庭草無人隨意綠

殺楊玄感黨與三萬餘人。【目】帝使御史大夫裴蘊推玄感黨與。謂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由是所殺三萬餘人。枉死者大半。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阬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王胄。坐徙邊亡命。見二五卷八捕得誅之。帝善屬祝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常謂侍臣

徵天下兵伐高麗

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綱】甲戌十年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三月帝如涿郡見上三秋七月次懷遠鎮質實云未詳處所高麗遣使請降

【綱】冬十月還西京【綱】十二月帝如東都殺太史令庾質【目】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

高德儒指孔雀為鸞

如汾陽宮

巡北邊

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帝怒下質獄殺之

【綱】乙亥十一年春二月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目】有二孔雀（文禽廣益諸州所產）自西苑（見上卷二九）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

【綱】夏四月帝如汾陽宮（見上二）

【綱】以李淵為山西（今山西省）河東（今山西平陽府）撫慰大使

【綱】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見上卷三十）入寇帝入鴈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

【目】帝巡北邊始畢（啓民子）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

義成公主（見上同）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突厥圍鴈門。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唐太宗李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平聲）數十里不絕。夜則鉦（征。鐃也。鐲也。鐃似鈴。鐲似小鐘。鐃以止鼓。鐲以節鼓。鐃音撓。鐲音濁。）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

【綱】冬。十月。帝還東都。詔江都更造龍舟。（見上卷二八）

【綱】城父（見三一卷二八）。朱粲兵起。

綱 丙子。十二年。楚帝林士弘太平元年。春。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書法 書諸起兵者何。惡廣也。綱目賊廣。故不書羣盜。書諸起兵者。此綱目之新例也。凡書起兵者皆以自敗為文。綱 夏四月。大業殿火。 五月。朔。日食既。書法 書食既。大變也。閱一歲而降亡矣。綱目書食既十有二。無不有應者。免者其惟漢明帝乎。音註 漢明帝見二一卷二六 綱 除納言蘇威名。目 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衞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諳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見上四今近在汜水。汜水源出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方山東南流入黃河。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

蘇威獨獻尚書

如江都

非其人皆化爲盜乎。帝不悅。屬（祝）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翫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見一卷三一）。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革，皮也。老革，皮色枯瘁之形。一說，革，兵也。老革，猶言老兵。）多姦。以賊脅我。蘊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典選。濫授人官。案驗獄成。詔除名爲民。

綱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

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目】江都龍舟見上九成。遂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等總留後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至氾水。見上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綱】冬十月。許公宇文述卒。【目】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暱入聲。親近也。之。從幸榆林見上卷三十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既而釋之。

述卒。帝復以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

【綱】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陁（駝）擊之敗死。【目】韋城（故城在直隸大名府滑縣）翟讓爲東郡法曹。坐事當斬。亡命於瓦崗（質實云未詳處所）爲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馬槊。（音朔）少年往從之。離狐（故城在山東兖州府曹縣）徐世勣年十七。有勇略。說讓剽行舟商旅。讓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故城在河南開封府杞縣）王當仁。濟陽（故城在兖州府曹縣）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即開封府杞縣）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初楊玄感兵敗。密被執。以計亡去。聚

徒敎授郡縣捕之又亡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轉寄於遊俠王秀才家事覺帝令捕之値密出外獲免又亡往來諸帥閒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謂李密再三獲濟見上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說讓先取滎陽今開封府滎陽縣於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以張須陁爲滎陽通守郡通判今以討之密分兵千餘人伏林閒掩之須陁敗死河南郡縣爲之喪氣

綱十二月鄱陽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林士弘稱楚

虞世基請罷楊義臣兵

帝據江南。[綱]以李淵為太原(今山西太原府)留守。擊甄翟兒。(四月甄翟兒攻太原)破之。[綱]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今直隸真定府饒陽縣)詔罷義臣兵。[目]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見十二卷七)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

竇建德稱長樂王

李密稱魏公

定楊可汗劉武周

臣放散其兵眾由是復盛【綱】帝至江都。詔李淵擊突厥。

【綱】丁丑。十三年。恭帝侑義寧元年。○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魏公李密元。定楊可汗劉武周天興元。梁王梁師都永隆元。秦王薛舉秦興元。梁王蕭銑鳴鳳元年。是歲并楚凡八國春正月。竇建德稱長樂今直隸真定府冀州王。【綱】二月馬邑今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校尉劉武周朔方今陝西寧夏衛郎將梁師都各據郡起兵。【綱】翟讓李密據興洛倉。在洛陽縣北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今直隸大名府公。略取河南諸郡。【綱】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可汗。見上卷三十取樓煩今山西太

梁師都稱梁帝

薛舉稱西秦霸王

罄竹決波

原府岢嵐州。岢嵐音可虜。定襄今太原府定襄縣。鴈門今太原府代州。諸郡。綱梁師都取雕陰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弘化今陝西慶陽府。延安即延安府。等郡。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綱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今陝西榆林衛。突厥以為屋利設突厥俗謂別部典兵者曰設。屋利乃一設號之。綱夏四月。金城今陝西臨洮府蘭州。校尉薛舉起兵隴西今陝西鞏昌府。自稱西秦霸王。綱河南討捕使裴仁基以虎牢見三卷五。入降李密。密攻東都。入其郛孚。郛郭也。目密移檄吸郡縣數上聲上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珽之子。密用為記室。之辭也。綱五月。

李淵起兵

劉文靜晉李世民

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目初淵娶妻神武（今山西大同府山陰縣）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千牛備身東宮官名）臨汾（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宮（見上卷三）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

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婚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漢高光武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

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相與宴語。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上見世民乘間。乘隙空閒處。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徧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設能盡賊。則功高

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謂世民）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及劉武周據汾陽宮（見上二）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

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趨集，旬日間近萬人。[illegible]

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今山西平陽府）柴紹於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欲討淵。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文靜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於是斬威、君雅以徇。（行示日徇）突厥大掠而去。

【綱】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

李淵遣使如突厥

【目】六月，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去聲）始

掩耳盜鈴

李世民數斬高德儒

畢可汗。九見上。始畢復書。欲淵自爲天子。乃以兵馬助之。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裴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吸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告突厥。

【綱】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

【目】西河郡今山西汾州府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上聲之

李淵自稱大將軍

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見上九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綱】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

【綱】秋七月李淵引兵至霍邑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將軍屈突（複姓）通將兵拒之

【目】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師甲士三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突厥三字姓）大奈（儒名也）亦帥其

李淵以書招李密　李密復李淵書

衆以從。淵至西河。上見慰勞吏民。賑贍貧乏。至賈胡堡。去霍邑。今山西平陽府霍州。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即平陽府。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并力也。同心。執子嬰於咸陽。見八卷三一、殪意。殪滅也。商辛於牧野。見二卷二六。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猶言半紙。可致。吾方有事關中。隋西京。今陝西西安府。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

徐觀蚌鷸之勢

李淵復李密書

奬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皐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之道。綴咄止也東都隋東京今河南河南府。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旁去聲鷸聿之勢。以收漁人之功。

蚌。蛤也。鷸。知天將雨鳥也。戰國策。趙伐燕。蘇代爲燕謂趙惠文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謂蚌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蚌鷸不肯相舍。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彊秦之爲漁父也。

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見十九卷二七。唯弟早膺圖籙。圖識符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

李世民不欲北還

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尚彊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武周唯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見上十三十五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

先入咸陽，（即關中，今西安府咸陽縣。）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還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也。
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

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

李軌稱涼王

致堂胡氏曰武王代商數紂之罪則多矣湯皆有之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李淵聲其大道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李成湯亦無愧於自亳之載世民不必用宮入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為敕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奬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名豪傑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義聲既震羣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鋭師南指揚土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音註】詐為敕書發民是年五月裴寂趣李淵起兵淵乃使劉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等郡民年二十已上為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

【綱】武威（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司馬李軌起兵河西（即涼州衛等地）自

稱涼王。綱 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今陝西鞏昌府秦州 綱 八月。李淵與宋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見上 綱 李淵克臨汾 見上十四 絳郡。今平陽府絳縣 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 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 綱 九月。武陽郡降李密。目 武陽 今直隸大名府 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密以為上柱國。寶藏使其客鉅鹿 今直隸順德府 魏徵為啓謝密。且請帥所部南會諸將取黎陽倉。見上四 密喜。即以寶藏為魏州 即大名府 總管。召徵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 綱

徐洪客獻書李密

洪客之謀奇而正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目〕李密遣徐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致堂胡氏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

魏徵徐洪客皆隱黄冠中

販。或寄於盜賊。洪客。魏徵。皆僞遊黄冠中。而抱臣時之略。懷濟世之具。顧人不能知耳。然李密不足與言。豈洪客宋知晉陽興興師或無路以自達。而於密發之耶。以此一言觀之。其胷中之奇固多矣。而造不自見。豈其不及唐室之興而死歟。抑如黄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其可謂高士矣。【音註】黄石公。漢張良遊下邳圯上。遇一老人。授一編書。曰。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魯仲連見七卷八。又十一。又十七。

【綱】馮(平)翊(今陝西西安府同州)太守蕭造降於李淵。淵西兵圍河東。自引軍西。【目】時河東(見上十七)未下。三輔(見二二卷三十)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趨)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

兵貴神速

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躡。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鄠西安府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

綱 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

目 李淵帥諸軍

于志寧顏師古長孫無忌皆歸李淵

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永豐倉守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以備東方兵。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徇（行定日徇）渭（水源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至西安府同州入黃河。）北。冠（貫）氏（今山東東昌府冠縣。）長于志寧安養（質實云縣名未詳沿革。）尉顏師古及世民婦（長孫晟女）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在西安府朝邑縣。）志寧、師古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乃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

【綱】柴紹妻李氏及李神通、段綸各起兵以應李淵。關中羣盜悉降於淵。

【目】柴紹之赴太原也，（見上十六）其妻李氏（淵女）歸鄠戶

縣(今西安府鄠縣)別墅(田廬也)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神通衆踰一萬以令狐德棻(棻音焚)爲記室左親衛段綸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今西安府藍田縣)得萬餘人各遣使迎淵淵使柴紹將數百騎迎李氏關中羣盜皆請降

綱 冬十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

目 淵進屯馮翊(見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莫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故稱)號娘子軍隰(習)城

房玄齡歸李世民

蕭銑稱梁王

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

今山西汾州府孝義縣。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罄竭心力。知無不為。淵引軍西行。十月至長安。命諸軍進圍城。【綱】蕭銑先上聲。後梁宣帝蕭詧曾孫。詧見三九卷七。起兵巴陵。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自稱梁王。【綱】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目】李淵克長安。迎代王見上五。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聽廳。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何也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見上同上。己卒。執陰世師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馬邑見上

李靖有文武才略

十三郡丞三原今西安府三原縣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綱】李淵立代王侑爲皇帝尊淵爲太上皇侑時年十三【書法】書尊帝何見唐兵之不以討賊名也故化及之弑不書太上皇不予唐之尊之也唐不正名自是綱目書自爲大丞相書追謚皆無隱矣

【綱】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爲唐王世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發明】嗚呼唐室之興庶幾乎正矣乃狃於見聞之故而蹈昔人竊篡之故智實有欲得之心而又立

幼君以輔之。自爲大丞相。加殊禮。然後取焉。曷不於起兵之。初傳檄天下。聲隋廣弑逆之罪。數其淫虐之惡。播告四方。興民問罪之師。豈不名正而言順。理直而氣壯哉。則其得國也。雖不能如湯武之正。然亦不庶幾矣。惜乎一時君臣。不明大義。此其創業所以不及漢高也歟。然其得國。比之於他。則固優矣。綱目詳而書之。其義自見。

綱 十二月。唐王淵追諡其大父虎爲景王。考昞爲元王。夫人竇氏爲穆妃。

綱 河池(今陝西漢中府鳳縣)太守蕭瑀與以郡降唐。(唐以瑀爲禮部尚書。封宋國公。)

綱 屈突通降唐。唐遣通招河東。(見上二一)通守(即今通判)堯君素不下。

恭帝侑(煬帝之孫。太子昭之第三子。昭卒。封爲代王。留守西京。唐公李淵立以爲帝。在位二年。廢爲酅國公。年十五歲而薨)

汲汲顧景

外間大有人圖儂

引鏡自照

【綱】戊寅。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元年。夏王竇建德五鳳元。涼王李軌安樂元。楚王朱粲昌達元年。是歲并楚士弘。魏。定楊。梁師都。秦。梁。銑。凡十二國。隋煬帝廣。恭帝侑。秦。魏。亡。春。正月。唐王淵自加殊禮。見三四卷五。

【綱】三月。隋宇文化及弒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目】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酒卮支。酒器。飲不離口。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蛉汲汲顧景。日光日景。唯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農。吳語我也。然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沉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酌。刀斬也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

賊苦樂更耕迭爲之亦復何傷郎將趙行樞請以許
公宇文化及爲主化及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郎
將司馬德戡遂引兵自玄武門入直閤裴虔通逼帝
出宮露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
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四民
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
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虔通欲
遂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
見十一卷一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縊意殺之化及

許善心死節　許母

蕭銑稱皇帝

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唐主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謚曰煬。

【綱】唐王淵自爲相國加九錫。宇文化及發江都。

【綱】隋吳興今浙江湖州府太守沈法興起兵討宇文化及。據江表十餘郡。

【綱】夏四月。宇文化及至彭城。今江南徐州魏公密拒之。化及引兵入東郡。今山東東昌府

【綱】梁王銑稱皇帝。

【目】梁王蕭銑即帝位。置百

官徙都江陵。見三九卷七。脩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委以機密。【綱】五月。唐王淵稱皇帝。【書法】漢唐皆以兵取天下者也。漢高祖書即皇帝位。此其書稱皇帝何。唐之兵不以詩賊名也。故綱目書自為大丞相。封唐王。書自加殊禮。書自為相國加九錫。書稱皇帝。與魏晉以下無異矣。九錫見十八卷二九。【目】隋恭帝禪位於唐。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綱】唐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綱】隋越王侗稱皇帝。【目】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即位。段達王世充為納言。元文都為內史令。共掌朝政。【書法】書昭烈之立也。書即皇帝位。侗煬嫡孫也。煬弒而後即位。則書稱皇帝何。煬弒父。則賊也。其子孫豈得與昭烈比哉。綱目立書稱皇帝。

漢唐所以立國者有本

弑書隋主列國之也

綱 突厥遣使如唐。目 時突厥彊盛，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去聲不可勝升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唐主優容之。綱 唐定律令，置學校。發明 秦人焚書阬儒，至漢始開學校；隋人廢黜儒學，至唐始置學校。吾道固不以是而隆替，而漢唐之所以立國者，則有其本矣，故特書之。目 命裴寂、劉文靜等脩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三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綱 六月，唐以秦公世民為尚書令，裴寂為右僕射，夜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言，竇威、蕭瑀為內史令。綱 唐立四親廟。追尊皇高祖熙曰宣簡公，皇曾祖天賜曰懿王，皇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

秦王當有天下無疑

祖皇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爲后謚妃竇氏曰穆皇后

【綱】唐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

遂昌尹氏曰觀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於秦王也使無秦王高祖且不得安其祿位保其身家況有天下之大哉高祖有言今日破家滅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是則唐三百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時盡名建成明諭以其基業所由興之故非世民無以有今日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讓國之美世民無推刃之慚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遐阻之地世民苦遜則質以至誠察其由衷之言至再至三表裏面背始終無間然後定儲貳之位必至於兩全而後已則父子之道得兄弟之好終君臣之分定而國家安於磐石矣惜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爲古今之大惡悲夫

唐高祖錄隋子孫

唐高祖可謂知務

綱　唐廢隋帝侑爲酅（奚。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國公。而選用其宗室。

范氏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公義也。況宗族乎。高祖始即位而錄隋子孫。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綱　唐以孫伏伽（茄）爲治書侍御史。

書　書。美從善也。高祖初政即有此書。可謂知務矣。

目　萬年縣（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明日

李密奉表降隋

有獻鵓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見上二、散樂見上卷三十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閒借婦女裙襦如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綱〕魏公密敗宇文化及於黎陽見上六、奉表降隋〔綱〕

李密降唐

宇文化及稱許帝

朱粲稱楚帝

涼王李軌稱帝

秋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爲僕射。魏公密如東都。不至而復聞變而還。綱 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杲稱立。綱 唐立李軌爲涼王 隋人葬煬帝於江都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綱 隋宇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稱帝於魏縣。國號許。魏縣屬直隸大名府。綱 冬。十月。唐以李密爲光祿卿。封邢今直隸順德府國公。綱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綱 隋以王世充爲太尉。 十一月。涼王李軌稱帝。綱 唐秦王世民破秦兵。圍折墌。城名。在陝西西安府。薛仁杲居此。 秦主

徐世勣賜姓李氏

徐世勣眞純臣

仁杲出降。

綱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目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爲祕書丞乘傳轉去聲驛車至黎陽見上勸世勣早降世勣遂決意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既而聞之歎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眞純臣也賜姓李氏使孝恪與世勣經營虎牢見三八卷五。

以東【綱】唐斬薛仁杲于市。【書法】降書斬。甚之也。于市。文甚焉。【綱】唐遣李密收撫山東。【目】李密遇大朝會職當進食。深恥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乃言於唐主曰。臣蒙榮寵。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之。憑藉國威。取世充如拾芥耳。羣臣皆以密狡猾好反。不可遣。唐主不聽。引密升御榻。飲勞(並去聲)甚厚。又以王伯當爲副而遣之。【綱】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書法】書隋守將何。見君素之終身隋臣也。前書堯君素不下。此書隋河東守將。而君素之志節著矣。然則曷爲不書死之。廣爲弒逆。其臣雖守節如君素。不得以死節書。所以深惡廣也。殺君素

堯君素死節

盛彥師斬李密

李素立守法

者君素之左右耳書唐殺之何書唐殺之所以徵著君素之節也是故其見殺也書隋其贈官也書隋贈官見四四卷七

【目】隋將堯君素守河東見上二四唐遣獨孤複姓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石之應弦而倒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

【綱】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

【綱】唐以李素立為侍御史

【目】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以三尺竹簡書法律故云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

下甫劉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命所司援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今陝西西安府司戸唐主曰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唐主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綱】唐以舞胡樂工安叱奴爲散騎侍郎

恭帝侗煬帝之孫太子昭之第二子昭卒封爲越王留守東都王世充等立以爲帝在位一年爲世充所弑

【綱】己卯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鄭王王世充開明元梁王沈法興延康元吳王李子通明政元年○是歲隋梁楚燊亡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凡九國春二月唐定租庸調見三卷三九法

唐定租庸調法

【目】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

竇建德誅宇文化及

王世充稱帝

唐

外。不得橫斂。綱 朱粲降唐。以爲楚王。 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於聊城。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誅之。綱 唐以宇文士及爲上儀同。封德彝爲內史侍郎。書法 化及士及兄弟也。化及弒逆之賊。士及德彝其黨也。夏誅之。唐爵之。綱目並書於策。得失見矣。綱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見十八卷二十九。綱 夏四月。鄭王世充稱帝。 唐遣安興貴襲執涼主軌以歸。殺之。河西平。見上十九。綱 五月。鄭王世充弒隋主侗。目 世充以尚書裴仁基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謀殺世充。復立隋主。事泄。皆夷三族。齊

王世惲蘊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爲隋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遣人酖見十一卷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意殺之謚曰恭皇帝綱秋

布席禮佛

唐置十二軍

七月唐置十二軍目置十二軍初析關中爲十二道今更置爲十二軍分統關內卽西安府諸府皆取天星爲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綱八月

唐酅公見上二七薨書法書薨何廢帝也自晉書陳留王曹奐卒是後代興之際廢主皆弑無有以卒書者於是復見若唐者可謂近厚矣其來世也宜哉綱目前書選用其宗室此書唐酅公薨皆予

之【音】綱目晉惠帝太安元年書陳【綱】唐殺其民部尚
也【註】晉王曹奐卒諡曰魏元皇帝
書劉文靜【目】文靜自以材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
居其下意甚不平家數朔有妖弟文起名巫厭煙入聲
鎮也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見十卷十九唐主
以文靜屬祝吏秦王世民爲之固請曰昔在晉陽見上十四
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克長安也任
遇懸隔今文靜觖厥望怨望也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
文靜材略過人性復麤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
唐主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殺文靜籍沒其家

沈法興稱梁王

李子通稱吳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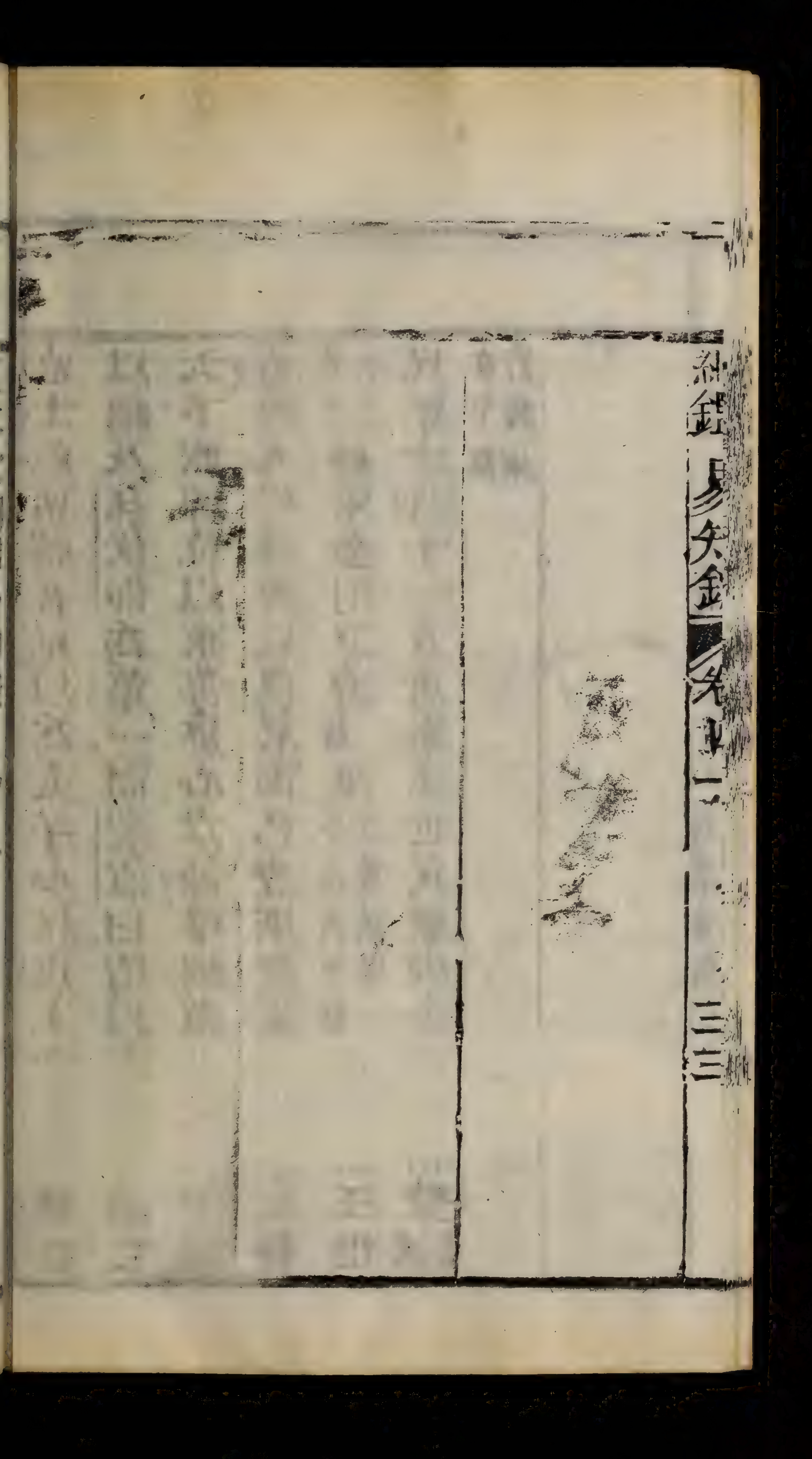
李綱直士

【綱】沈法興稱梁王於毗皮陵。今江南常州府。李子通大業十一年據海陵。海陵今江南揚州府泰州。稱吳帝於江都。今揚州府江都縣。

【綱】唐以李綱爲太子少保。

【目】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爲何潘仁長史。大業十三年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劫李綱爲長史。司竹園在陝西西安府盩厔縣。盩厔音周質。乃恥爲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汙天臺。辱東朝東宮之朝乎。唐主曰。知公

直士勉畱輔吾兒以爲太子少保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爲第一謂裴寂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綱盡忠款伏伽誠直餘人皆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綱】冬定楊見上十三將宋金剛取澮州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唐遣秦王世民擊之【綱】十一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屯柏壁城名在平陽府絳州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名淵，字叔德，成紀人，涼李暠之後。祖虎，事後周，封唐公。父昞，襲封。帝仕隋為太原留守，進爵為王。尋即皇帝位，都長安。在位九年，壽七十一歲。○帝舉兵晉陽，席卷長驅，奄有關中，掃除亂略。六年之中，海內咸服。成功之速，蓋由太宗也。

綱 庚辰。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春

秦王得尉遲敬德喜甚

二月。唐以封德彝為中書令。綱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見上卷十三）武周及金剛皆走死。目宋金剛（見上卷末）將尉（畏鬱二音）遲（復姓）敬德尋相戰屢敗。四月。金剛食盡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今山西平陽府霍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追及金剛於雀鼠谷。（在山西汾州府介休縣）一日八戰皆破之。引兵趣（趨）介休。金剛大敗。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今汾州府孝義縣）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為變。驟以為言。世民不

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今山西太原府。去年八月，武周取并州。）走突厥。金剛亦走突厥，皆死。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於唐。

【綱】五月，唐立老子廟。【書法】書立老子廟，何？譏誣也。

【目】晉州（今山西平陽府）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在平陽府浮山縣東南，一名龍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汝也）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華陽范氏曰：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躋之於上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

【綱】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目】唐詔秦王

世民督諸軍擊世充。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爲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綱]九月。唐攻鄭轘(還)轅。拔之。[目]秦王世民遣王君廓攻轘轅。(關名。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轘轅嶺)拔之。於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旣囚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

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上聲巡覘也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矛屬直趣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出入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〇綱冬十二月吳王子通敗梁兵取京口今江南鎮江府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襲梁梁王法興走死

秦王歎隋宮殿

綱 辛巳。（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銑、吳、亡。并楚、梁師都凡三國。）春二月。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於穀水。（在河南府洛陽縣西北。）進圍洛陽。綱 三月。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目 世民入洛陽宮城。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綱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于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目 秦王世民至長安。（唐都。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俘（囚也。）王世充竇建德獻於太廟。詔赦世充為庶人。徙蜀。（今四川成都府。）斬建德於市。以天下

開元通寶錢

略定。大赦百姓。給復 福 一年。復除也。謂復除其賦役。世充未行

定州 今直隸眞定府定州 刺史獨孤脩德矯敕殺之。免脩德官。

致堂胡氏曰。王寶皆非唐之叛臣也。而世充事煬不忠。致隋失天下。又弑恭帝而自立。淫刑以逞虐。及無罪。其罪爲重。宜數其罪而戮之。赦待建德以不死。則刑有章矣。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非內省有疚。與其誅建德也。無乃畏惡其能。已而使人殺世充。豈所謂與衆棄之與

【綱】唐初行開元通寶錢。【書法】此後世錢文用寶字始此。【目】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 升 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綱】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上見

徐圓朗稱魯王

唐以秦王爲天策上將

秦王開館延文學之士

卷四【書法】書故將何予義也建德之死唐爲已甚故黑闥得以起兵書而唐止書擊【綱】八月、劉黑闥據鄃見上卷四縣。唐遣兵擊之。【綱】唐徐圓朗舉兵應劉黑闥。圓朗先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洛陽既平圓朗降唐拜兗州總管至是舉兵反自稱魯王【書法】圓朗書唐吏應黑闥則叛也曷爲不以叛書黑闥之舉義也圓朗應之亦義也於是降而復叛者皆書叛惟圓朗書舉兵所以予義也故世民之師止書擊【綱】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目】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

十八學士

登瀛州

房玄齡薦杜如晦

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蛤）文達。許敬宗。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耕）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瀛州神山名。仙人所居。見入卷五。）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爲陝州（今河南河南府陝州。）長史。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卽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

房玄齡獨收采人物

隔千里如面談

太宗非遵養之道高祖非教子之法

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見上卷二二。每令入奏事唐主曰玄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瓊山丘氏曰世傳十八學士登瀛洲蓋本諸此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爲太子固無恙也而高祖乃爲秦王開府置屬而秦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欲何爲哉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氏猶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爲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猶以爲非況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處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黨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其後建成兄弟互相傾奪太宗幾危而所以爲太宗設謀效力以成其

基業者皆天策府中之人遂至排洲同氣喋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太宗爲三代以後之令主而不免有慙德

【音】喋同蹀音疊○博望苑見十四卷三九遵養見三二卷九

【註】亦或以此哉

喋履也漢文帝紀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李靖散艦江中

【綱】唐遣趙郡今直隸眞定府趙州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目】唐發巴蜀見二七卷十六兵以孝恭唐高祖從父兄子李靖統之自夔州今四川夔州府東擊蕭銑時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見現兵出拒戰李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見上卷二六入其外郭大獲舟艦○咸上聲戰船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

破敵所獲。當籍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見上卷五伺。動淹旬月。吾必取之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以太牢告廟。下令出降。孝恭入城。禁止殺掠。諸將言梁將帥拒鬬死者。請籍其家

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鬬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於是城中安堵。言安然如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孝恭送銑長安。斬於都市。以孝恭爲荆州見同江陵總管。靖爲上柱國。安撫嶺南。今廣東道。

華陽范氏曰。蕭銑故梁子孫。因隋之亂。保據荆楚。欲復先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濫刑甚矣。

綱 十一月。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

綱 劉黑闥取唐定州。四見上 總管李玄通死之。

目 劉黑闥執玄通

劉黑闥稱漢東王

愛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飲酣。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刀自刺而死。

【綱】壬午。唐武德五年。是歲楚亡。并梁凡三國。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都洺州。今直隸廣平府。

【綱】唐秦王世民破劉黑闥於洺明水。在廣平府城北。黑闥奔突厥。

【綱】夏。六月。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

【綱】冬。十月。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敗沒。

【綱】楚王林

建成元吉共傾世民

士弘卒。其衆遂散。綱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目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劉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洺州。上見齊王元吉不敢進。而太子建成請行。故遣之。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將佐亦以爲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喜酒色遊畋。齊王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世民曲意事妃嬪。諂諛賂遺去聲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世民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爭譽平聲建成元吉。而

令敎與詔敕並行

知世民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敎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高祖從弟）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接）妤（于）（婦官婕言接幸於上好美稱也）求之手敕賜之神通以敎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唐主唐主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敎非復昔日子也秦王每侍宴宮中思太穆皇后（高祖后竇氏）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歔欷（悲泣氣咽而抽息也）流涕唐主不樂諸妃嬪曰陛下

王魏說太子擊劉黑闥

春秋高宜相娛（魚）樂而秦王如此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子母必無孑遺矣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子母屬（祝）之必能保全唐主爲（去聲）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見三四卷七）魏徵亦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以大軍臨之勢如拉（蠟）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於是太子請行

王魏當勸建成以孝友

華陽范氏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而勉太子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輔導東宮。當勸建成以孝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爲太伯。不亦善乎。乃使建成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以王魏之賢猶如此。況庸人乎。

【註】晉侯使太子申伐東山。事在左傳閔公二年。

【綱】十二月。唐太子建成兵至昌樂。今直隸大名府南樂縣。劉黑闥亡走。

【綱】癸未。唐武德六年。是歲漢東亡。并梁凡三國。春正月。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目】時太子遣騎將劉弘

基追黑闥。黑闥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見十二上卷從者纔百餘人。餒甚。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食。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於洺州。見上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武德四年唐斬竇建德。建德故將高雅賢等詣劉黑闥。謀為建德報仇。黑闥方種蔬。卽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起兵漳南。

綱 二月。徐圓朗走死。其地皆入於唐。

綱 唐廢參旗軍名等十二軍。見上卷三一。

綱 夏。高開道武德四年稱燕王。寇唐幽州今直隸順天府。敗走。

綱 秋八月。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石反

置大中正

置州縣鄉學

詔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

【綱】甲申。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七年。是歲高開道、輔公祏、皆敗死。唯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春。正月。置大中正。【目】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綱】二月。置州縣鄉學。【目】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綱】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禮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謂但奠置所祭之物而無尸及食飲酬酢等事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書法】學書臨書襯恆也此其書詣何不以人主之位加先聖也故綱曰下書孔子宅則上書詣下書先聖先師則上書詣【音註】詣孔子宅見二二卷一【目】詔王公子弟各就學。【綱】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三月。初

定官制。夏四月。須新律令。【綱】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見上卷三十。【目】丁中下見之民。給田一頃。百畝為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三為世業。八為口分。問人入十畝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詩。絲絹枲緯曰絁。枲音徙庸也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通作庸日三尺或綾或絹或絁或布。是之謂庸也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

唐之法蓋庶幾矣

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無憾者也。唐之法蓋庶幾焉。然爲治者。惟能省力役。薄稅斂。務本抑末。向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富者不得兼之。則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綱】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目】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

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所征無敵柰何爲此以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願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頡（賢入聲）利（突厥可汗號）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効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共譖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簒奪之謀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去聲）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今陝西西安府邠州）以禦之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綱】八月突厥受盟而還

張鎮周治舒州　復置十二軍　詔祖孝孫定雅樂　傅奕請除佛法跡

綱乙酉。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爲舒州都督。目鎮周舒州今江南安慶府。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酬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平聲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綱夏。四月。復置十二軍。見上十。

綱丙戌。九年。春。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綱二月。初令州縣里閈翰。里門。各祀社稷。綱夏。沙汰僧道。目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以漢語翻譯西域經論。見三四卷二五。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

梁武齊襄足爲明鏡

而揹丁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塗。天塗色慾人塗嗔慾地塗貪慾謬張六道。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南北朝梁武齊襄南北朝齊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武帝死中書郎王融謀立子良不遂太孫昭業立誅王融子良以憂卒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

地獄之設正為是人

即成十餘萬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僕射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城名，在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南。帝王世紀云：伊尹生於空桑。郡志：伊尹母既孕，夢神告曰：臼出水，即東走。明日臼果出水，乃東走十餘里，顧其邑盡為水，遂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即此。）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僧名）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

命有司沙汰（言選擇之有所棄斥也。晉孫綽與習鑿齒並行。綽在前。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礫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天下僧尼道士女冠。（亦作官。謂女冠為道家者流。）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貫）庸猥（委）麤穢者勒還鄉里。

【綱】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決軍國事。

【目】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見卷十二）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而汝固辭。（見上八）且建成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

遣汝居洛陽自陝（見上五）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見十二卷二三）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見四十卷二四）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謂誅管蔡）以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

日。無忌以告世民。名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互鄰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率更見三五卷二一。丞王晊質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見十四卷五。使壯士拉蠟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為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告世民先事圖之。世

張公謹取龜投地

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幕府僚屬）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於是太白再經天。（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謂晝見午上。爲不臣兵起也。）傅奕密奏。太白見（現）秦分。（分野。見四十卷三十。）

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兒弟專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王世充 竇建德）報讐。臣今永違君親。亦實恥見諸賊於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菊 ○推窮罪也）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元吉俱入參。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石）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

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遂立世民為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

華陽范氏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

豈周公之心

義重於死

不若亡之愈

太宗舉不棄讎

夫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爲天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奈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也必若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綱】罷沙汰僧道

【綱】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

【書法】書以魏徵王珪何美世民也於是世民決策國事舉不棄讎可謂無我矣故予之非議事讎歟諫議大夫天子之諫臣也世民自爲太子耳故爲東宮官今爲天子諫臣何議之有雖曰世民以之然君父在上王魏安得自分彼我乎綱目之書美世民也果以事讎爲議則必書以爲太子詹事主簿矣

【目】初洗馬見上九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謂

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爲詹事東宮官名。主簿。亦名王珪韋挺於嶲雖上聲州。今四川行都司。武德七年。高祖責建成以兄弟不睦。歸罪於王珪。韋挺。杜淹。並流嶲州。皆以爲諫議大夫。

華陽范氏曰。聞之程子。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子取之。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爲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是以管仲不得讎桓公。而得以之爲君。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爲北面爲之臣乎。以

太宗亦非可事之君皆有罪

放宮女三千餘人

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讎。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焉。

綱 帝自稱太上皇。秋八月。太子卽位。目 詔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卽位。綱 放宮女三千餘人。綱 立妃長孫氏爲皇后。目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爲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爲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晨。謂報曉。索。蕭索也。周書牧誓篇。牝雞無晨。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以喻紂惟婦言是用也。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綱】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書法】寇未有書至者。書至便橋。深入也。而帝六騎輕出。隔水責之。固有以奪人之心矣。書曰請盟而退。請者何。求盟在彼也。與前書受盟者大異矣。受盟見上十二。

【目】梁師都（見上卷十三）所部離叛。國寖衰弱。乃朝於突厥。勸令入寇。於是頡利（見上十二）突利（亦突厥可汗號）二可（榼）汗（寒）（言天子。猶漢）合兵十餘萬騎寇涇（京）州。（今陝西平涼府涇州）頡利進至渭水便橋（即西渭橋）之北。（見十一卷二六）遣其腹心執矢（虜複姓）思力（名也）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責也）其

背盟入寇。欲先斬思力。思力懼。乃囚之。上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同扣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曜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

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福)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淡。餌之也)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

一舉而三失具

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綱】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發明】天子非教射之人。卒伍非進見之士。殿庭非習武之所。一舉而三失具矣。故書以譏之。【目】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爲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

賞功不私親

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綱定動臣爵邑。目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敘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高祖從弟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見上卷二十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

遷官不私舊

置弘文館

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柴輩也。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但也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綱】禁淫祀雜占。【綱】置弘文館

【發明】太宗初政。如日方升。纖翳不作。其清明氣象。至今可想。綱目書置弘文館。初無美詞而分注備載其君臣論治之實於下。後之欲考太宗之治者。當於是焉觀之。則得其要領矣。【目】上於弘文

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

禍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師也。○上問給事中

發言未嘗不三思

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說佛教也侯景之亂見三入卷三十

鳥翼魚水

黏書屋壁

君源臣流

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見卷六。三九 此深足爲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嚴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朔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副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淸。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

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讀○怨謗也者與

鑒秦止營殿

剖身藏珠

徙宅忘妻

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古)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求○以財枉法相謝曰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

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也（并力）相輔庶免爲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司門令史主通籍出入禁門）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去聲）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評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司馬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音註 裴矩佞隋

見四十卷末又四一卷二又三

【綱】冬十月。詔追封故太子爲息隱王。齊王爲海陵剌王。改葬之。【目】後詔復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隱王爲隱太子。海陵今江南揚州府泰州剌王號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剌王。【綱】立子承乾爲皇太子。承乾生八年矣【綱】詔民遭突厥暴踐者計口給絹

遣使點兵

【綱】十二月。遣使點兵。【書法】書遣使何。譏非事也【目】上厲精求治數朔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並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

魏徵諫失信

名而讓績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見上十一）關外給復（見上一四）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復點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至於

張玄素請擇臣分任

張蘊古上大寶箴

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從之。綱以張玄素爲侍御史。目上聞景州今直隸河間府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綱以張蘊古爲大理丞。目前幽州今直隸順天府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易繫辭下傳。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箴爲有位之誠。故名。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拯救溺溺沒亨屯。亨通屯難故以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君門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桀作瑤臺。紂作瓊室。）羅八珍（見禮記內則篇）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桀作酒池。糟隄十里。紂為酒池。回盤糟丘。）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見一卷十二）而視於未形。雖黈（偷上聲）纊（曠）塞耳。（黈。黃色。纊。綿也。以黃綿為圜。用組挂之於冕。當兩耳旁。即所謂充纊。見同上。）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高祖次子。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乃採其語。名世民。年十八。舉義兵。高祖得天下。皆其功也。初封秦王。）

太子齊王每欲殺之乃爲所殺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歲而崩○帝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已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閒慙德多矣

秦王破陳樂

綱 丁亥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目

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舞用樂工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號神功破陳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閒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堪）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

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

加役流

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綱]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書法]書良法也若此則無不及諫之事矣故特書之[綱]更定律令。[目]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爲斷(短)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見十二卷五)宜有以易之。於是有司請改爲加役流。(流配而加流三千以役作)里居作三年。(所謂加役流也)從之。[綱]以戴冑爲大理少卿。[目]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去聲)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冑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

忍小忿而存大信

賜絹二十匹

分天下為十道

法。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饋絹。事覺。上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綱】二月。分天下為十道。【目】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

皇后帥命婦親蠶

京官更宿內省

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以遙領京官河南。治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河東。治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河北。治魏郡。今直隸大名府。山南。治漢中。今陝西漢中府。隴右。治西平。今陝西行都司西寧衛。淮南。治廣陵。今江南揚州府。江南。治吳郡。今江南蘇州府。劍南。治蜀郡。今四川成都府。嶺南。治南海。今廣東廣州府。

【綱】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內命婦。謂三夫人以下也。外命婦。諸臣之妻也。外命婦有七階。淑人。碩人。令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書法】書親蠶何。美重本也。綱目美重本。故詳具親耕桑禮儀。書后親蠶西郊。書皇后帥命婦親蠶書。祀先蠶書。賜近臣絲書。皆予之也。【音註】親耕桑見十二卷五。后親蠶見三六卷八。祀先蠶見四五卷三八。賜絲見四八卷二五。

【綱】閏月。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發明】太宗是時切於圖治。汲汲如此。至命京官

封德彝論治

吏宿內省。訪問得失。惟日不足。雖欲不治得乎。書以美之。宜矣。【目】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敬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耕宿中書內省。數朔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綱】夏六月。封德彝卒。【書法】不書官。削之也。【目】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乞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哉。正患己不

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綱以蕭瑀爲左僕射夜目上與侍臣論周秦脩長也短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華陽范氏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太宗以湯武之征伐爲逆取而不知征伐順天應人所以爲仁義也其曰取之或可以逆亦非也既謂之逆則無時而可矣

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

綱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綱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爲右僕射。目 無忌后兄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欲相者數朔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見十二卷 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漢高后時呂產呂祿。昭帝時上官桀上官安。宣帝時霍山霍禹等皆以外戚謀反伏誅。可爲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綱 九月。宇文士及時爲中書令 罷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書法 他官參預政事自此始。

綱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目 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

一言勝十萬師

曰備南上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

〔綱〕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

〔目〕青州（今山東青州府）有謀反者逮捕十九（見十卷）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悉去杻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茄）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見十四卷）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

崔公平恕無枉

孫伏伽諫好騎射

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圖也免罪知其冤而不為去聲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四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吏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綱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目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楚辭九辯君之門以九重行則警蹕見十一卷四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石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見形必資明鏡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闢戾也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宇文化及弑煬帝。又殺虞世基等。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綱】令吏部四時選集。倂省吏員。

【目】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爲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

劉子翼可謂知所先

劉四罵人人不恨

進官員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綱】徵隋祕書監劉子翼不至【書法】書不至何美子翼也子翼亂則進治則退蓋為美之子翼親逢盛世甘於不仕以奉老母可謂知所先者或以為譏則過矣

【目】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綱】以李乾祐為侍御史

【目】鄃見上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

敕勒十五部

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以乾祐爲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令有東西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綱]鴻臚卿鄭元璹孰還自突厥[目]初突厥既彊敕勒元魏時號高車部後號敕勒又號鐵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陁駝回紇痕入聲後號回鶻都播一曰都波骨利幹多濫葛濫或作覽同羅僕固一曰僕骨拔跋野古一曰拔野固或作拔曳固思結渾魂斛薛奚結阿跌一曰訶咥或曰趹跌跌音頡契喫苾弼

一曰契苾羽。白霫（習文心入聲）等十五部皆居磧（迹）北。（虜中沙漠曰磧）

頡利（十八見上）政亂。薛延陁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飢。鴻臚卿鄭元璹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休去聲）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閒。（乘空閒處）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牛羊馬犬豕雞）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三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綱 戊子。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內爲之請。上乃許之。）綱 三月。詔自今大辟（關）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書法 美慎罰也。目 大理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

赦有罪者賊良民

辟。死刑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今陝西鳳翔府。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爲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聽於朝堂俟進止。

綱　關內旱饑。赦天下。

目　關內郎關中。見上卷二八。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因去聲噁。汙去聲懷怨氣。夫養稂郎莠。有俱害苗草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朔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

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任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遂昌尹氏曰春秋僖二年冬書不雨三年春書不雨夏書不雨每時而書不雨者君子謂其有志於民也文公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又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三時而總書不雨者君子謂其無志於民也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卹民隱每有饑旱輒書於冊去夏嘗詔山東賑卹蠲租今又特降赦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太宗之有志於民而非特紀其災異也

下書畿內蝗亦然

綱 夏四月突厥突利可汗見上卷十八請入朝

目 初突厥頡利可汗以薛延陁回紇等叛見上卷末遣突利討之敗

祖孝孫奏唐雅樂

還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嚮者突厥方彊。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苦諫以輔不逮。

【綱】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目】初上皇命祖孝孫定雅樂。見上卷十二 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敎。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四

吞蝗

思悲也禮樂記亡國之音哀以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綱]畿其內蝗

[目]上入苑中見蝗掇端入聲取也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綱]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目]上曰比見群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

瑞在得賢

出宮女三千餘人

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煑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兩巢連合歡。適而中細。其形如腰鼓然。腰鼓。本胡鼓。廣首纖腰。兩頭擊之。聲相應和。）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綱】出宮女三千餘人。

【目】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見上卷十八）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

【綱】冬十月。殺瀛州（今北直河閒府）刺史盧祖尚。

【目】上以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

交阯（今安南國交州府）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為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今山東青州府）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今山東萊州府）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鄉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

鷂死懷中

五花判事

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甚亦爲之霽止祭也。威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綱】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目】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

之深然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上又嘗謂珪曰開皇隋文帝年號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

近世重文輕儒　王珪諫留美人　疏名屏風

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願。李瑗）之姬也。瑗殺其夫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見四卷三）然棄其所言之人（謂齊桓棄其所言之父老而不用）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綱】詔舉堪縣令者。【目】上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數。注也。）記其名

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綱】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書法】特筆也。太宗此詔。其關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目】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綱】己丑。三年。春。正月。耕藉。（見十一卷二二）東郊。【綱】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夜）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目】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爲僕射。（見入卷八）當廣求賢人。隨才

諸葛亮至公

高熲公平識治體

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祝。付也）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上又嘗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後更名平）於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見二卷七）。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憬）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猶言律人）與如晦引拔士類

唐世賢相推房杜

常如不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玄齡監脩國史。上語(去聲)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二賦司馬相如作)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上以徵不避嫌疑。讓(責也)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

魏徵願爲良臣勿爲忠臣

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旁比干面折廷爭。諍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淸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魏徵

譬如饞人自噉其肉

願陛下謹終如始

曰。齊後主。周天元。北周宣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饞不廉也食人自噉淡食也。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最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已。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

太宗未聞尊父之禮

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會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

【綱】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

【書法】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漢祖之詔也。上皇授位太宗。太宗既得傳子之善。太宗承統高祖。未聞尊父之禮。故上皇徙居大安宮。綱目以自徙為文。而太宗尊奉推崇之典缺然無見。不然。將書曰帝奉上皇徙居大安宮矣。豈不深可惜哉。

【綱】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

【目】茌池平今山東東昌府茌平縣。人馬周客遊長安

以荀悅漢紀賜李大亮

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

【綱】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

【目】上遣使至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襃美。賜以荀悅漢紀。後漢荀悅。獻帝朝爲祕書監。撰漢紀三十卷。

【綱】以李靖爲定襄今山西太原府

定縣。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目]代州今太原府代州都督張公瑾僅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上以頡利見上卷十八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見同上。命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公瑾為副。拔野古。僕骨俱見上卷末。等酋長並率衆來降。於是復以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為諸道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綱]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見上二入朝。[目]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見四卷十六。朕常痛心焉。今單蟬于猶漢言天子卽可汗也。稽啓顙。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

上策厥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綱】閏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目】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史集其事爲王會篇以示後。從之。【綱】濮州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目】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爲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綱】庚寅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在朔韃國頡

利可汗遁走【綱】以溫彥博爲中書令戴冑參預朝政蕭瑀參議朝政【綱】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爲天可汗許之【書法】書許之何譏也中國帝王其尊至矣而顧以可汗之號爲美乎許其稱己非也賜書夷狄又以自稱益非也以此貽謀顧當一設宜矣【音註】設見四十一卷十三【目】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綱】蔡公杜如晦卒【目】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綱】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目 頡利敗走。往依沙鉢撥羅設 沙鉢羅部設之號設見四一卷十三 蘇尼失 人名部落。任城 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 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 沙漠之南北方流沙曰漠 遂空。上御樓受俘。孚 樓謂順天樓俘軍中所獲 館 去聲。以館館客也 之太僕。掌廄牧輦輿之政 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 見十卷十五 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陁。見上卷末 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

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破亡。宜悉徙之河南（見上卷二八）兗豫（見三六卷一）之閒。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寘（同置）之河北（見同河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見上九）置都護（見十六卷二二）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見二一卷十一）。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

前事明鑑十四

徵以爲戎狄弱則請服彊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爲腹心之疾西晉之亂五胡亂華見三十卷丘氏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以窮來歸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今直隸順天府西至靈州故城在陝西寧夏衛城南分突利見上九故地爲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見上右置雲中今山西大同府二都督府

以統其衆。以突利爲順州（州故城在廣西梧州府博白縣。）都督。初頡利族人思摩無寵於頡利。頡利之亡。親近者皆離散。獨思摩不去。竟與俱擒。上以頡利爲右衛大將軍。蘇尼失思摩皆封郡王。其餘拜官有差。雖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華陽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太宗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致堂胡氏曰。顏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所欲爲者也。其先意承志。不得爲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

之謀 魏徵

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爲。乃天地之氣。有淳正偏駁之殊也。有教無類。豈並操雜華夷之謂乎。

[綱]林邑遣使入貢[目]林邑南蠻國名。在安南國。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

致堂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爲不順者。以獻火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非其慢也。

[綱]六月。脩洛陽宮。[書法]漢明帝大起北宮。以諫而止。綱目書曰既而罷之。美之也。於是上謂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則曷爲止以脩宮書。不卒罷也。故不書罷。而明年再書脩。[音註]漢明帝見二一卷二三。

[目]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洛陽未有巡

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見上卷三）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夷傷也）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

【綱】秋七月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目】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

事。衛士傳餐而食。（未暇大食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機。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有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阿曲順從）不盡已意

此古今之通患　太宗無我之德

遂昌尹氏曰嗚呼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自後世人君有吝於改過者則曰業已授之不可改也自後世人臣有喜於為佞者則曰此詔旨可也不可違也夫使理有不當則業雖已授改之何傷事有未是則雖出於詔旨違之何害惟夫人君吝於改過人臣喜於為佞則天下之事明知其非而冒理行之必至於蠹政害民而後已此則古今之通患也善哉太宗能有見於此是以惟理之從不拘已見凡未便之事雖詔敕已行皆許執奏是豈不足以彰無我之德哉書之於冊此亦可為後王之法也

[綱] 以李綱為太子少師蕭瑀為太子少傅。

[綱] 以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

[目]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郎伊吾盧地見二二卷一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賑糧磧迹口。虜中

懷遠必先安近

除鞭背刑

大有年

沙漠。曰磧。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今陝西行都司等衛地）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能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見十八卷二十）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綱】以李靖為右僕射。（夜）

【目】靖性沉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

【綱】冬。十一月。除鞭背刑。【書法】美仁政也。

【目】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係皆附於背。故有是命。

【綱】大有年。

魏徵封德彝論教化

書法 書大有年何美恤民也帝自即位山東旱則以賑恤書關內饑則以赦天下書畿內蝗則繼以出宮女書其恤民也至矣於是特書大有年嘉之也

目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驕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

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妹）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㪷（同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飪。穀熟曰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裴潛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

偃武脩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衞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去聲)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

二喜一懼

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綱】辛卯，五年。秋八月，殺大理丞張蘊古。【發明】前書殺盧祖尚，此書殺張蘊古，其爲盛德之累，不亦多乎。然祖尚猶有辭難之罪，若蘊古則當官執法，守正不阿，可賞而不可殺者，其失尤爲甚也。惜哉！【目】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李好德有心疾，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按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相州（今河南彰德府）人，而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復奏，乃行刑。

【綱】九月，脩洛陽宮。【書法】周武帝毀上善殿，則書毀。毀宮室之壯麗者，則書毀。美之

也。於是竇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毀之，當爲不書其毀，書其脩，譏也。去年帝以王素之言，罷脩矣。卒復脩之，是貳過也。既罷之，復脩之；既脩之，復毀之，則毀爲不足稱矣。綱目責備賢者，故罷不書，罷毀不書毀。【實註】南北朝周武帝建德元年十一月，以上善殿壯麗，焚之。綱目書周毀上善殿。

戴冑諫脩洛陽宮

【目】上欲脩洛陽宮（見上十三）。民部尚書戴冑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營造不已，勞費難堪。上甚嘉之，既而竟命將作大匠（見二三卷十三）竇璡（津）脩之。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

詔議封建

【綱】冬十月，詔議封建。【目】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封國建諸侯），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令羣臣議之。魏

徵以爲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爲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平聲)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爲(去聲)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綱】十二月制

制決死刑者皆覆奏

自令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目〕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古者刑人。君爲（去聲）之徹（撤。除去也）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淡）酒肉。但未有著令（著在法令中）耳。於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官名。掌天子之物。曰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

是全活甚衆○上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綱】康國求內附【目】康國一曰薩末鞬元魏時號悉方斤在那密水南爲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其君長姓溫名屈木支○那密水葱嶺俱在西域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平聲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

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稀。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諍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綱】壬辰。六年。春正月朔，日食。

【綱】羣臣請封禪，不許。

【書法】書不許何譏也？何譏卒許而不果也。光武羣臣請封禪不許不書，以其卒封禪也。故以不書為譏。太宗羣臣請封禪不許則書，以其卒不得封禪也。故以書為譏。必若隋文帝，然後書不許不為譏矣。【前註】光武見二一卷十六，隋文見四十卷十二。

【目】初，羣臣表請上，曰：卿等皆以封禪見八卷五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

魏徵獨以為不可

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中國未安。四夷未服邪。年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今雖有此六者。然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二水見三二卷二九）以東。灌莽（木叢生曰灌草深平曰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戶）從。（隨侍也）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

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咨。量也。未厭足也遠人之望。給復見上卷四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明年羣臣復以為請。上喻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乃止。

華陽范氏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嶽。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疑。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後議其禮。徵亦預焉。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為非。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馬周諫避暑九成宮

【綱】三月。如九成宮。

【書法】書議。遠也。不惟溫凊之多缺。而厚親薄己之義。亦顛倒矣。

【目】上幸九成宮（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西）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見上）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凊（凊去聲。凊。寒也。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言溫以禦其寒。凊以致其涼。定其衽席。省其安否。）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仍亟增脩大安。以稱中外之

魏徵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

會須殺此田舍翁

堂【綱】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書法】其書公主嫁不悉書。此何美從諫也【目】長樂今福建福州府長樂縣。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今浙江溫州府永嘉縣。長公主。見十卷十八。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見三二卷一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庭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

若臣猶父子

宴近臣於丹霄殿

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綱】夏四月鄒（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公張公謹卒【目】公謹卒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綱】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書法】（丹霄殿何外殿也君臣講論無非治道與他宴樂者異矣故特書之）【目】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讎（見上卷十七）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

魏徵嫵媚

王珪品藻諸臣

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虞書益稷篇辭）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嫵通作娬亦媚也）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上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品等第藻文辭）且自謂與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極

王珪確論

治天下如建此屋

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榱椽也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變法度不恆其德勞擾實多○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好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綱九月

功成慶善樂　九功舞　尉遲敬德毆任城王目幾眇

如慶善宮。目慶善宮、在西安府武功縣南。上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取虞書九功惟敘之義。九功者、水、火、木、金、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大宴會與破陳舞見上卷二六。偕奏於庭。同州今西安府同州。刺史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毆任城見上十一。王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韓信、彭越。葅醢、非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戢、入聲、斂也。

綱冬。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目帝謂叔達曰、卿武德高祖年號。中有讜黨言。直言也、見上卷十六。故

奏七德九功舞

魏徵不視七德舞

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亡。當日之言。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綱】癸巳。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目】更名破陣樂。（見上卷二六）曰七德舞。（取左傳宣十二年武有七德之義。七德者。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也。）太常卿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幷寫武周（劉武周）仁杲（薛仁杲）建德（竇建德）世充（王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同俯）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

君臣相親如一體

帝。番也。觀之 綱 王珪罷以魏徵爲侍中。目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〇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有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

親如一體耳○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逢旁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華陽范氏曰太宗之言王者之言也魏徵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兼德行而言之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辟邪險陂邀利就事而已爾王者創業垂統數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乎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並而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補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魏徵之學駁而不純

造渾天儀

【綱】造渾天儀。見三五【書】卷二一【注】書造儀何璽象器也【目】直太史李淳風以靈臺候儀制度疏略但有赤道靈臺見二卷二二候儀作儀以推候天地也浮屠一行曰靈臺鐵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

多差。更請造渾天黃道儀。以玉衡璿璣表裏三重。其在外者日六合儀。次其內日三辰儀。其最在內者日四遊儀。四遊者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也。○玉衡璿璣見一卷二四。至是奏之。綱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綱赦死囚三百九十八。目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

致堂胡氏曰。罪既至死。無可赦者。此三百九十入者。其間寧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況既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免死。太宗一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頻也。然不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過也。

胡越一家

【綱】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爲司空【目】無忌固辭上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讎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綱】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書法】於是始一書奉太上皇越二年而以太上皇喪書者矣夫人生以天下養養母多矣逮養父者蓋鮮焉上皇稱壽九年太宗躬養之禮僅一見於綱目帝亦少慊於此哉【目】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見十卷十七上皇命頡利可汗見上十一起舞馮智戴見上卷三十詠詩既而笑曰胡頡利越智戴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上酒日稱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上皇大悅【綱】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

傀儡

頡達等金帛。[目]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頡達數（朔）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綱]削工部尚書段綸階。[目]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恢上聲）儡（壘。木偶人也列子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此蓋傀儡之始）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品級）也

營大明宮

李靖一代楷模

綱 甲午。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爲黜陟大使。分行（上聲）天下。目 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綱 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綱 冬十月。營大明宮。目 營大明宮。（在西安府治東北。）以爲上皇淸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綱 以李靖爲特進。目 靖以疾遜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爲一代楷模。（法則也。）故不相違。及拜特

魏徵諫聘鄭氏

進見十七卷三一侯疾小瘳抽閒三二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平章政事之名始此書堯典平章百姓平均也章明也謂均智愚而昭示之也

綱 吐蕃西域國名在吐谷渾西南遣使入貢

書法 此吐蕃通中國之始

綱 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

書法 特筆也太宗從諫至此可謂有大過人者矣特書美之

目 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婦官九嬪之一已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

魏徵諫罪皇甫德參

必信如此邪。綱 以皇甫德參爲監察御史。目 中牟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丞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記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綱 乙未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冬十月。葬獻陵。在西

安府三原縣。[綱]十一月。以蕭瑀爲特進。復參預政事。[目]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眞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勁草不隨疾風而靡。板蕩識誠臣。誠臣不以板蕩而變。詩大雅。板之篇曰。上帝板板。蕩之篇曰。上帝蕩蕩。皆刺厲王之詩也。板板。反也。蕩蕩。法度廢壞貌。

范氏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人君以此取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綱]丙申十年。春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爲諸州都督。[目]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

兄弟不可復得

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鳴咽。咽入聲不能止。

致堂胡氏曰。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蠢。猶不可忘滅。而況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宗所以悲也。人倫之際。易以失恩。可不慎哉。[註]臨湖之變見上卷十六。

[目]魏王泰爲相州今河南彰德府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名學士。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責也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爲諸王所頓躓。至。困厄也我君縱之

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玄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降乘去聲下車也非禮上曰卿輩輕我子邪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唐志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各卿一人八座六部尚書左右僕射為王降乘誠非所宜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輩之主乎對曰自

赦皆不可
歆下
追稽盡國
病民

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琫奏。

綱 夏六月，皇后長孫氏崩。

目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且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

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愼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嘉莩乎。漢中山王傳葭莩之親葭蘆也莩其筒中白皮至薄者言其輕薄而附著也以致祿位旣非德舉易致顚危欲保全之愼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丘壠勞費天下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去聲小人納忠諫屛丙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至是宮司奏之

禁上書告訐者

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玄齡使復其位

【綱】秋禁上書告訐者【目】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密奏皁囊封版故曰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綱】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目】帝爲文刻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不藏金玉當使子孫奉以爲法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貫。層重屋也登之可遠觀故曰觀）以望昭陵（長孫皇后墓在西安府醴

魏徵獻陵之對

泉縣九嵕山嵕音宗曾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帽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見上二八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去聲毀觀

【綱】十二月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

【目】朱俱波西域國名一作朱俱槃一作朱駒半一作朱駒波漢時號子合國在葱嶺在西域之北去瓜州故城在陜西行都司肅州衛城西五百里三千八百里甘棠西域國名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

【綱】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目】萬紀上言宣州名今江南寧國府饒州名今江西饒州府銀

太宗貴權萬紀

唐府兵之

大發。求之歲可得數百萬緡，民錢貫也。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擲也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綱】更命統軍別將爲折衝果毅都尉。改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折果毅都尉。諸府則總號折衝府。折衝者，所以折兵衝也。左傳曰：殺敵爲果，敢果爲毅。

【目】凡十道見上卷二八。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卽關中。見同上。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同帥。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凡上

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予直。官與價直令自買馬當宿衛者番上。更番宿衛兵部以遠近給番。隨遠近以定番上之制遠疎近數。促皆一月而更。

潘陽石氏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故先儒謂三代而下。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耳。猶得寓兵於農之意。蓋

近古之良法也。惜其子孫不能守耳。按唐以遠近給番、皆一月而更、恐大紛擾、不若漢以一歲更代者爲善也。

